



寻与探

□ 张知智

作为一个2005生人,从小我就不怎么喜欢充满插图的历史读本,倒是捧着满书的黑白文字读得津津有味。启蒙书应该是《清代全史》的七、八、九三卷,92年的版本,是父亲早些年从旧书摊收来的。

那时候我才四五岁,哪里读得懂这些?只是一遍遍地翻看,母亲说我喜欢摇头晃脑地咿哩哇啦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后来,纸张和秋天的叶子一起变黄,我也在拔节长高,家里几次大清理我都抱着这三本书不让它们被扔掉。

母亲摇摇头,笑我像个书虫。这套书一共有十卷,我一直对没有收来的那七卷耿耿于怀。离我们家不远有个旧书店,我喜欢到那边买些老杂

志,跟老板混熟了。每次见面,我都嘱咐他留心。事不遂人愿,一直到我上了高中,我都没能和剩下的几卷打个照面。

父母不让我读课外书了,说影响学习。

尽管卷子多得几乎要把我的爱好压塌,我依然存有某种期待。我其实不相信,天大地大,古籍善本尚且可以查访得来,何况我这算不上多“古老”的后人史著?

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我重获了我的电子产品,却在推送里意外地发现了孔网,说上面有不少绝版书。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进行搜索,没想到这套书已经被评为年度社科优秀成果并再版了。我火速下单。收到快递包裹的那

一刻,我几乎是珍而重之地把它捧进了房间。2008年的书,看上去像全新的一样。这次再版的内容未作改动,我欣喜了一阵,又觉得好像失掉了什么。

这十卷本不光着眼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以政治史为主线),开辟了专门的分卷来叙述经济文化史。特别是有关经济的论述,对我来说,实在是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我想,这也是它能被评为优秀成果的原因之一。

读史,可知兴替,可为鉴戒。历史的重要意义,大多反映在其现实价值。于我这种普通人而言,起初更多的是增广才识,如有幸有能力去写出一二浅探历史与现实之文,就是再好不过了。

屋脊之上的花

□ 王太生

辛夷是一种很古老的花,杯盏似的花骨朵,在《楚辞》中清芳四溢。

想当年皮日休在扬州看辛夷花,老皮在诗中说,“一枝拂地成瑶圃,数树参差是蕊宫。”不知道当年扬州的一场花事有多美,或一枝独挂,或许多树挤满庭院,反正是快成人间仙境。

江淮之间的树,站在院子里,没有山石、山涧、坡梁、天幕的衬托,总觉得少了什么。

一树辛夷,是适宜连同老园子的屋脊一道欣赏。

玉白色的花与黛瓦,色彩对比,关键是那一片鱼鳞细瓦之上,有了几盏清丽摇曳的玉兰花瓣,便满屋脊明亮生动了。

旧房子的屋脊,流泻过从前月夜的融融月光,有一轮满月的皎洁安宁;飘洒过几番急雨细珠;覆盖过唐宋的几场大雪……有古城乡愁的深沉表情,一座城池的风雅繁华。

细瓦与屋脊与白辛夷的关系,不妨这样肯定:瓦是花的衬托,花是清幽屋脊飘逸的音符。瓦与花,与屋脊,组成了一首内涵丰富、意蕴生动的诗,生成在老房子屋脊,高低错落,有参差的美。

屋脊上有什么?一个地方的温婉气象。瓦楞屋檐,升腾着一点一点的人间烟火气。

一片片的瓦,从屋脊高处顺势而下,俯仰相承。我在十里繁华街市,像一只鸟翱翔在天空,俯看这一片有瓦的屋脊。地气上升,忽阴明晴,瓦上是隐约的春树雨烟。

瓦上生雨烟。雨水打在瓦上,呈一朵花状,玉珠飞溅。瓦在没湿时是灰瓦,粉墙灰瓦,屋宇之下,住着寻常百姓人家。这时候,密密细瓦上迷蒙一片,瓦上烟就是水墨,一点一点在宣纸上濡染。檐口衬托着一行垂挂的白辛夷花,枝上蹲着一只鸟,细细密密、若有若无的烟,从瓦上蒸腾而起。

房屋是现实的,屋顶是精神的。屋脊之上的花,自然是一个园子的风情之花。

老房子的白色辛夷花,高过山墙屋脊,它们举着一盏盏小酒杯,在向这个春天致意。

一棵树,站在山墙上,花朵满是向上的情意,是整个身形轻盈举着,山墙、屋脊以及走廊上木栏杆外,簇簇辛夷布满的空间。

此时辛夷虽是盛花期,却仍有几朵尚未绽开的花骨朵儿,如蘸水后没有泡开的毛笔头指向天空。

辛夷映衬花格木窗,整个树形如女子的一绺长发,柔顺垂下。垂下的花枝又似一袭重瀑——花朵组成的瀑布,幽香阵阵,整个一大片在风中微微晃动。

有辛夷的俊俏花枝,给古老的园子带来不一样的亮色,旧门窗上风吹过的痕迹与倒垂而下晃在眼前的白辛夷,提醒人们又到了一年的春天。

还可以从窗子里欣赏白辛夷。李渔说,窗子是房子的眼睛。透过墙上花窗,可以看见园子里白辛夷挨挨地挤在一起,站在那儿,簇簇一院子,把空间都布满了。园子像一只大的布口袋,又像一只大竹篮,装满了一园子的幽香清气。

为什么总觉得春天的辛夷适宜连同老房子的屋脊一道欣赏?那年春天,在扬州,我站在何园玉绣楼的二层小楼上,倚木栏杆,俯身向整个庭院观望。此时,院子里气候温润,草木含烟,一大片白色辛夷花布满整个天空,它们是那么孤独,又是那么高洁,悬在园子的上空,连同参差光线,斑驳光影,组成生动而唯美的锦簇图案。

多少年过去,只要一想起扬州,就想起何园房舍屋脊上的黛瓦,还有那一大片生动美妙的玉白色辛夷花。

当然,辛夷花在未凋落之前,是不作兴吃玉兰花瓣的。花是用来欣赏的,凋落之后才可以吃,拖面糊油炸,酥脆而有清香。

屋脊之上的花,还有凌霄,花色是胡萝卜的黄,藤从葳蕤着碧绿,同样使屋脊生动,与辛夷有所不同的,凌霄花是攀爬着的,而辛夷是浮着的,如浮在屋脊上的云,飘逸空灵。让人想到黄山云,飘浮在山谷里,是流动的。轻盈无骨的气絮,映衬山谷,而冷峻黝黑奇松怪石,反过来烘托山窝里飘飘忽忽,蒸腾的云。

屋脊之上的花,从别的枝上旁逸斜出,探过身来,衬托屋脊,屋脊也衬托花。

互相映衬,就像人与人之间。

布谷声声

□ 涂启智

谐音听起来是普通话声调。它清晨鸣叫,好像催促人们不要贪睡,“一日之计在于晨”;上午和下午连绵不绝,就像提醒人们不要懈怠,要再加把劲儿;中午,是在告诫人们,今天时间已经过半,要珍惜光阴;晚上仍不知疲倦鸣叫,意在劝说人们早睡早起,别误农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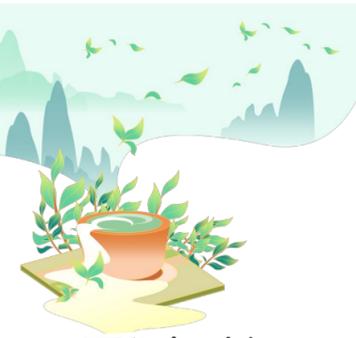
就在布谷鸟殷勤催收播种同时,“背背笼”鸟儿在为它“敲边鼓”,呐喊助威,叫声就是非常连贯紧凑的“背背笼”“背背笼”,鸣叫两声,歇息片刻,又周而复始。它好像提醒助力抢收的老人和孩子,赶紧背上背笼,到田地里拾麦穗,要让金黄的庄稼颗粒归仓。

有时,“豌豆拔过”叫声近在咫尺,好似忧心如焚,对庄稼人耳提面命;有时,“豌豆拔过”从稍远处发出,铿锵洪亮,语重心长;有时,“豌豆拔过”从远山传来,像是长辈即行远行,对晚辈殷切叮嘱,谆谆教诲。除了落在树上或丛林鸣叫,布谷鸟还于空中巡回“广播”。一只布谷鸟,形同一只鸽子,但没有鸽子那样丰满,快速扑闪翅膀,在

云朵下面飞翔。“豌豆拔过,割麦插禾”的叫声,如同甘霖从高空洒落。

不管是老家的父老乡亲,还是其他地方的人们,大家都无一例外喜欢布谷鸟,喜欢它欢快悦耳的叫声。我想,这与劳动人民吃苦耐劳的品质关系密切。“五黄六月不晒背,十冬腊月活受罪”“辛苦做了快活吃”……这些朴素本真的生活经验与生活理念,告诉乡亲们,也告诉千千万万劳动者,勤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

“豌豆拔过,割麦插禾”,是布谷鸟对世间农事的认知、对劳动者的关注,而情不自禁发声,还是人类愿意于特定物候现象上的寄托?又或者,它就是一种单纯无实义的鸟鸣,只因人们对它赋予了主观想象?不管怎样,布谷鸟都以催耕播种的使者形象存在于世人心目中。“豌豆拔过,割麦插禾”声声鸣叫,既是父老乡亲勤劳意识、勤劳认知、勤劳习惯的直观投影,也是人类观察自然、亲近自然、顺应自然乃至崇尚“天人合一”的生动镜像。



看春茶

□ 张正

喝茶的器皿,我最喜欢用瓷杯,白色胎质的,清爽,有返璞归真的味道。好在瓷杯大多比较便宜。

春天到了,我会改变这个习惯。四五月间,春茶上市,我把杯子换成透明玻璃的。用玻璃杯泡茶,并不增加什么特殊的味道,只是为了饱饱眼福。喝茶如同品尝其他美食,讲究色、香、味、形、意、器、养,一杯春茶在手,所有的感官都应该投入进去,连想象力也被刺激得丰富活跃起来。可不是嘛,茶的温热、茶的汤色、茶的香气、茶的味道、茶的形象,包括茶叶在氤氲的雾气中次第绽放的欢叫,等等,哪一样不需要我们用心体味。

古人待客有“看茶”一说。看茶,别有一番闲情逸致。邀客看茶,叙旧话新,品味人生,心即茶,茶即心。茶

打开《诗经》,你会发现最美的春天。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走在三千多年前的淇河岸边,温暖的小南风吹过来的时候,路边的沙枣树正好长出细小的嫩芽。依依的杨柳是如此多情,随风摇曳,款摆生姿,柔美朦胧,恰似春日里的梦境。当你在梦里醒来,放眼望去,只见“春日迟迟,卉木萋萋”。春日喧妍,万物生长,所有的草木都在春光里欣欣向荣,渐渐繁茂起来了。待到春阳白日,山野早已郁郁葱葱,草木葳蕤。

花朵是春天的宠儿,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见各种绚丽的花朵。最先进入眼帘的,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桃花,开在村前寨后,妖娆妩媚,安静娴雅,灿烂成春天最美的底色。春风荡漾,正是踏春的好时节,走上山坡,你会发现高大茂密的棠梨,开着一朵朵,一簇簇雪白的花,好像天边的云霞,浓得搅动不了,情不自禁地吟诵:“蔽芾棠,勿剪勿伐”。当你还在陶醉桃花和棠梨花,棠梨花已经迫不及待了,绽放黄色的花萼和蕊,那么温暖,那么斑斓。当你从“棠棣之华,鄂不韡韡”的画面中转身,“其叶青青”的凌霄花高高地攀爬上墙上,大地已是一片春光似海,青翠欲滴。

走在春日里的陌陌里,天空是澄净的蓝,“颀之颀之”的紫燕已经归来,盘旋着,呢喃着,追逐着,诉说着重逢的欢欣。黄鸟飞来飞去,累了,便歇在刚刚发芽的小枣树上。信步来到“在河之洲”,啾啾鸣和的雉鸣鸟,相依相偎,恩爱温情,此时此景,真让人羡慕。走进树林,遇见“呦呦”鸣叫的小鹿跑来跑去,啃吃着鲜嫩的青草。

春天,美食是不可或缺的。首先出场的是“水中参差、左右流之”的芹菜,菜叶小巧独特,花朵鲜黄,熬粥、煲

汤、清炒均可。然后,“采采芣苢,薄言采之”的芣苢,“采薇采薇,薇亦作止”的薇,“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的荠,“思乐泮水,薄采其茆”的茆,一一粉墨登场。芣苢,俗名车前草、车轮菜,将其嫩叶洗净,用沸水焯,再素炒,或者和猪骨头一起煲汤,清甜可口。薇,即野豌豆,十分常见的野菜,凉拌烹炒两皆宜。伯夷、叔齐当年隐于首阳山,吃的就是它。荠菜,人们更熟悉了,做法也多样。凉拌的荠菜好吃,焯水,碎切,浇上调料,有股诱人的清香。南方用荠菜包馄饨,北方有道名菜,菜名倒也雅致:翡翠蛋羹,一边蛋羹,一边荠菜,一边嫩黄,一边碧绿,光是看着就垂涎

美。鲂鱼,白如雪,刺不多,肉细、嫩、鲜,清蒸、红烧、糖醋、煎炸……无不皆妙。鲤鱼宜炖,放进香菇、姜片,浇上黄酒,文火慢炖,待从锅里取出来时,撒些葱花,香味四溢。

“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只有美食与酒结合,才是完美的。在《诗经》里饮酒,绝对是一场视觉、味觉的盛宴。酒有醴、冻醴、旨酒、清酒、丽酒等,盛酒之器有尊、觚、彝、鬯、罍、缶、盃、盥等,温酒之器有甗、盥等,舀酒之器有斗、匏、瓊等,饮酒之器有爵、觥、觶等,琳琅满目,任君选择。真正的饮者,对酒并不苛刻,关键是喝酒那种感觉和气场,在春天里举起酒杯,真是与天地诸神对饮,与朋友知己畅饮,击缶而歌,载歌载舞,觥筹交错,天地同酣。酒足饭饱,来点天然的水果,熟透了的桑葚,红中带紫,紫中透亮,清爽香甜,这日子过得才叫滋润。

春天里青年男女情窦绽放,这是春天里最美的画卷。远山青青,溪流潺潺,青春强壮的小伙子们,时刻思念着心上人。“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他们再也坐不住了,纷纷去寻找心中挚爱的姑娘。那“颜如舜华”的姑娘,在水边采荇,在山上采蕨,在地里采薇,在野外采芑。在三月三上巳节这天,溱水、清水岸边,乘兰草游春的人络绎不绝,人们都要到河里洗去污垢,驱除不祥,祈求幸福安宁。青年情侣携手,互诉衷肠,表达爱慕:“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送我一枝兰花,我为你摘一朵芍药,这是爱的见证。

打开《诗经》,共赴那个春,何其幸哉。三千多年前的那个春日,跃然纸上;美景,美食,美酒,美人,美梦,穿越纸背,款款而来……用一种古老的语言,与一个古老的春天对话,回到心灵最原始的故乡。

欲滴。后世的苏东坡、范仲淹对荠菜很是亲睐,苏东坡亲自采摘、烹调,有道荠菜羹就叫“东坡羹”;范仲淹作《荠赋》,咀嚼荠菜竟然嚼出了宫商角徵的感觉。荠菜也可煲粥,叫“百岁粥”。茆,即莼菜,形似睡莲,叶间小孔,格外可爱,入口嫩滑,嚼时脆生,绝顶美味。如果没有荤,单单是素,也不能称为美食。春天里的荤菜,极致是鱼,而且是“必河之鲂”“必河之鲤”。春江水暖鱼先知,此时的鲂鱼和鲤鱼最肥

□ 池新可

与古老的春天对话



灯塔

你在不知不觉中
就能看见这些灯塔
在你的头顶或者心房
一直亮着
它们散发出的那些
温暖的光芒
足以慰藉你
它们给予你的无形的力量
足以鼓舞你所有的人生旅途

曾记否,你热爱的这些光芒
都是一页页书籍溢出的
你终身受益的这些文字
已经嵌入你生命的每个角落
当你选择了阅读
你就等于选择了一座座
永远屹立不倒的精神灯塔 (季川)

致一位诗人

你曾不顾一切
面向大海
短暂的目光里
你寻找太阳的黑暗
没有来得及看到
春暖花开

德令哈的一个夜晚
寂寥的星星
指引了你生命的方向
不知疼痛的血
渗入悄无声息的时间

如今你什么都不是
只有在往昔和来者
摘抄的诗句
在呼啸而过的静默中
一株草或一朵花
摇曳你活过的沉吟 (刘本本)

倒影

湖泊复印了天空
白云变成了游鱼

湖泊泼墨了青山
竹筏从山顶驶过

湖泊录制了水鸟的歌唱
涟漪是正在播放的唱片

湖泊剪影了跪饮的小鹿
那姿态是自己亲吻自己 (何铜陵)

坐在田埂上看油菜花

多美好的时刻:油菜花开了
阳光照着,金黄一片包抄一片
又是四月的油菜花遍山黄
清幽的灵魂
摇晃着词语光亮的部分
思念如潮
携着风在轻轻吹
一朵朵油菜花
透过清香的思绪
用脱俗靠拢
用手将身旁的草
如孩子的身形,似乎一下子长高了许多
在原野
瞬间安静的豁口
抽空
让爱倚靠 (毛韶子)

恋曲

山坡上的野花
年年只为谁开
是感恩脚下的土地
还是不想辜负大好的春光
花瓣里满是淡淡的芬芳

天高云淡 惠风和畅
温暖的日子里正在来临
思念的日子正在来临
放下心中的不快
闭上眼睛回想
你步履匆匆的走来
一脸的喜悦

不远处的河滩上
一群白鹭沿河飞来
又飞向树林深处 (张芳学)

杏花微雨

几场春雨之后
冬眠的杏树伸了伸懒腰
枝条上便偷偷地开出了一朵小小的花
像飘落的白蝴蝶
也像古诗词里一枚轻盈的梦
它从陆游和杜牧的目光中醒来
在杜甫和白居易的浅吟低唱里热闹起来
仿佛瞬间,房顶树上碎红乱点
孤山镇便笑出了风韵
像荡漾的涟漪
此刻,一簇簇粉嫩的花瓣
就是古镇香气悠长的主题
置身花海
它们也在羞答答地看我
我和杏花在古诗里追逐嬉戏
并同时登上了春天的封面
像展翅的绿风和微雨
那时
身后落了一地雪白的春光 (孙宏伟)